



世界经典名著

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
(二十五)

何立刚 译

袁小军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[德] 亨·伯尔

过路人 ,你到斯巴..... 员

朝夕如斯 员

[德] 西格弗里德·伦茨

优待价格 员

[德] 歌 德

泄露秘密的是谁? 猿

一对奇怪的小邻居 猿

[德] 海 涅

劳伦茨小姐 猿

[德] 路·林瑟尔

一个老人之死 猿

[德] 沃·迪·施努雷

一件谋杀案 员

[德] 施密茨

莉莉的订婚礼 员

[德] 赫·施·卡斯佩尔

礼物 员

[德] 黑贝尔

红宝石 员

[德] 艾·凯斯特纳

弗利克斯回来了 员

[德]威廉姆·豪夫

年轻的英国人 员缘

[德]耘裁霍夫曼

石 心 员苑

过路人 ,你到斯巴

〔德〕亨·伯尔

车停了下来 ,发动机仍响了一会 ,巨大的车门从外面被拉开了开来 ,灯光透过破碎的车窗照进车内 ,我现在才看清楚 ,车顶上的灯泡也是破碎的 ,但它还紧紧地旋在上面 ,几小段钨丝和玻璃碎片吊在那儿。发动机不响了 ,外面有人在嚷 :“死的放到这儿 ,你们那儿有死的吗 ?”

“活见鬼 ,”司机顶了一句 ;“你们这儿灯火管制解除了 ?”

“灯火管制还管个屁用 ,整个城市烧得像支火把 ,”那个陌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;“有没有死的 ,我不是已经问过你们了吗 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死的放到这儿 ,听到没有 ? 另外一些送到楼上的美术教室去 ,你懂了吗 ?”

“懂了 ,懂了。”

我还没有死 ,是属于另外一些的 ,他们将我抬上台阶 ,进了一条长长的、光线微弱的走廊 ,走廊的墙上粉刷了一层绿色的涂料 ,墙上钉着弯弯曲曲的、黑色的老式衣钩 ;门上悬挂着珐琅牌子 :“六(员)”与“六(圆)” ,在门与门之间悬挂着安泽姆·费尔巴哈的美狄亚画像。画像装在黑色的镜框里 ,在玻璃的后面发出柔和的光泽 ,凝视着远处。之后是挂着“五(员)”和“五(圆)”的门 ,在这两个门之间挂着《拔刺者》那帧照片 ,它被

— 员 —



装在褐色的镜框里 ,这是一幅发出红色光华的优美的摄影作品。

楼梯前正中的地方也立着一根巨大的石柱 ,石柱后面是一座狭长的雅典娜女神神庙的石膏复制品 ,做得很精致 ,发出黄色的光辉 ,十分逼真 ,古色古香。然后看到的 ,也正是该看到的 :希腊的霍普力特 ,衣着斑斓、引人注目 ,插着羽毛 ,看起来仿佛一只公鸡 ,就是在楼梯间 ,增上也粉刷着黄色的涂料 ,在墙上顺序地挂着从大选帝侯直至希特勒的画像……

在狭小的过道里 ,就在恰好距我的担架一两步的地方 ,挂着一幅特别漂亮、特别庞大、特别绚丽多彩的老弗里茨像 ,他身穿天蓝色的军服 ,目光炯炯 ,胸前别着一颗巨大的耀眼的金星。

我躺的担架又斜了 ,穿过辨识种族面型的雕塑群 :北部的船长 ,长着鹰一样的目光和一张愚蠢的嘴 ;西部的摩塞尔河流域的女人 ,削瘦、严酷 ;东部的格利斯人 ,长着蒜头鼻子 ;山地人的侧面像 ,脸部长长的 ,长着突出的喉结。又进入一条长廊 ,在担架趑入第二道楼梯之前 ,刚好离我的担架一两步的地方 ,我还看到了战士纪念碑 ,它上面装饰有石刻的花环和一个庞大的黄金色的铁十字。

这一切都匆匆而过 ,我并不沉 ,抬担架的人走得很快。或许这一切都是错觉 ,我正在发着高烧 ,浑身疼痛 ,脑袋 ,胳膊和腿 ,还有我的心又发疯了似地跳了起来 ;是啊 ,人在发高烧时 ,有什么东西会看不到呵 !

当我们走过辨识种族的雕塑群时 ,随之可是另外一类的了 :凯撒、西塞罗、马克·奥勒留的三座石膏胸像 ,很整齐地一个挨着一个庄重地靠在墙上 ,雕塑复制得好极了 ,金黄色 ,十



分逼真，古色古香。当我们在墙角转弯时，也出现了赫尔墨斯石柱，在走廊——走廊粉刷的是玫瑰红的颜料——的尽头，在美术教室入口处上方挂着一幅宙斯的怪脸像，这副怪脸距我们还很远。在右边，通过窗户我看到了火光，整个天空映得通红，浓黑的烟云缓慢地飘动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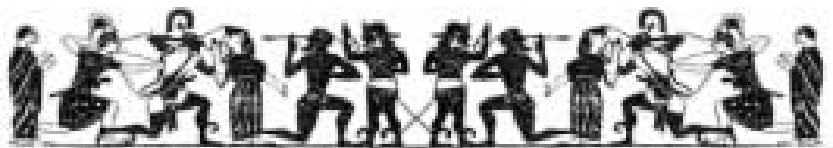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我又不得不向左边望去，我又见到了“一(员)”和“一(圆)”门上的珐琅牌，在褐色的、发着酸臭味的两扇门之间，我只见到了装在金黄色镜框中尼采的翘起来的胡子和鼻尖，原因是画像的上半截被一张纸盖住了，纸上写着：“简易外科手术室”……

“如果是现在能看到，”我蓦地想起；如果是现在……果然是它：一幅多哥的图画，色彩绚丽，画面巨大，仿佛铜版雕刻画一样平展，印得十分精美，画面的前端，在德国侨民的房屋前，在一些黑人和一个持松的无精打采的士兵前面，是一些巨大的、画得维妙维肖的香蕉树：左边一束，右边一束，在中间靠右边的那束香蕉上，我看到有什么东西涂在上面，这是我亲手写在上面的……

美术教室的门一下子被拉开了，在宙斯的胸像下，我摇摇晃晃被抬了进去，我紧闭双目，什么也不想再看了。美术教室里散发着碘酒、粪便、垃圾和烟草的味道，十分浓烈，他们将我放了下来，我对抬担架的人说：“请往我嘴里塞支烟，烟在左上边的口袋里。”

我感到一个人在我的口袋里搜摸，擦火柴的声音，我嘴上有了一支点着了的香烟。我吸着，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

“这一切还证实不了，”我在想，“无论怎样，每个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，走廊上粉刷成绿色和黄色的墙上都钉有



弯弯曲曲的老式衣钩 ,仅是在‘ 六(员)’和‘ 六(圆)’之间悬挂有美狄亚像 ,在‘ 一(员)’与‘ 一(圆)’之间见到尼采的胡子 ,无论如何还证明不了我现在是在自己的学校里。画像是一定要悬挂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地方的。在普鲁士 ,文科中学有它自己的规定 :美狄亚放在‘ 一(员)’与‘ 一(圆)’之间《拔刺者》放在这边 ,凯撒、马克·奥勒留和西塞罗挂在走廊 ,尼采在楼上 ,学哲学的地方。雅典娜女神神庙 ,一幅色彩绚丽的多哥图画。《拔刺者》和雅典娜女神神庙归终说来 ,都是学校的美好而古老的必要装饰品 ,这继承下来已有几代之久了。并且我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在一根香蕉上写了‘ 多哥万岁 ’的人。学生们在学校都是搞这种恶作剧的。除此之外 ,还有这种可能 ,我在发高烧 ,我在作梦。”

我现在不再感到痛了。在汽车里那时还痛得很厉害 ,每当汽车在一些小的弹坑里颠簸时 ,我就叫喊起来 ,穿过大的弹坑时还好过一些 ,因为汽车就像一条船在浪谷里那样起伏。现在注射剂似乎起了作用 ,他们在我的胳膊上打了一针 ,我感到针头往我皮肤里刺了进去 ,连我的腿都热了起来。

“ 这不可能是真的 ,”我在想 ; 几乎三十公里 ,汽车绝不可能跑这多路。并且 ,除此之外 ,你什么都觉察不到 ,没有感觉 ,而只有眼睛 ,没有什么感觉可以告诉你 ,你现在是在你刚刚离开三个月的母校里。八年可不是一个区区小数 ,难道于八年之后 ,这一切你仅用眼睛就能认得出来 ?”

我紧闭双目 ,但这一切在我眼前又都浮现出来 ,像是一部影片一样在放映 :一楼走廊 ,粉刷成绿色的墙 ,上楼 ,粉刷成黄色的墙 ,战士纪念碑 ,走廊 ,再上楼 ,凯撒 ,西塞罗 ,马克·奥勒留……赫尔墨斯 ,尼采的胡子 ,多哥 ,宙斯的怪脸……

— 源 —



我吐掉香烟 ,开始喊了起来 :喊叫 ,总可以好受些 ,但是要喊叫得响亮 ,喊叫起来舒服极了 ,我如同发疯似地叫喊着。直到有人俯身向我 ,我仍没有睁开眼睛 ,我觉察到一个陌生人的呼吸 ,热乎乎的 ,一股烟草和大蒜的难闻味道 ;“怎么啦 ?”一个声音冷静地问道。

“ 给点东西喝 ,”我说 ;“ 再点一支烟 ,在上面的口袋里。”

又有人在我的口袋里搜摸着 ,又划了一根火柴 ,一个人往我嘴里塞了一支点着了了的香烟。

“ 我们现在在哪儿 ?”

“ 在本多夫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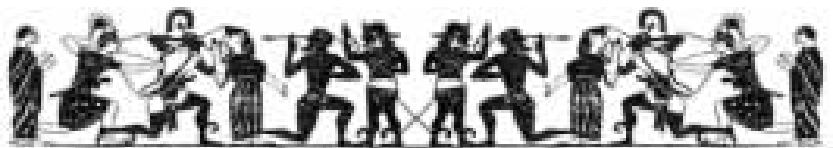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 谢谢。”我说了一句就抽起烟来。

不管怎样我确实是在本多夫了 ,也就是说到家了 ;而且 ,如果我不是发着不同寻常的高烧的话 ,也可以肯定我现在是在一所文科中学里 ,绝对是一所学校。在下面时不就有人说过 :“ 另外一些送到美术教室去吗 ?”我是属于“ 另外一些的 ” ,我活着 ,活着的人很明显是属于“ 另外一些的 ”。这儿就是美术教室 ,如果我听得清楚的话 ,那为什么我看得就不清楚 ?而且我也肯定地认识凯撒、西塞罗和马克·奥勒留、但他们也只有文科中学才有 ,我不相信在其他一些中学他们会将这些家伙靠在走廊的墙上。

终于给我拿来了水 ,我又从他的脸上闻到烟草和大蒜的味道 ,我不禁睁开了眼睛 ,看到一张疲惫衰老而又满脸胡须的面孔 ,身穿救火队员的制服。一个苍老的声音悠悠地说 :“ 喝吧 ,伙伴。”

我喝了 ,这是水 ,可这水好喝极了 ,我感到放在我嘴唇上的金属炊具的味道 ,这气味好闻极了。我多想再喝几口 ,但那

— 缘 —



个救火队员却将炊具从我嘴唇上拿掉 ,然后走开了。我叫了起来 ,他头也没回 ,仅是疲倦地耸耸肩膀 ,然后走开。躺在我身边的另一个人慢声慢气地说 :“号叫有什么用 ,他们没有水了 ,你不是看见了吗 ,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”。

通过遮光的窗帷 ,在黑色的窗帷后面火光冲天 ,像是往火炉里添了新煤一样 ,火舌在黑烟后面喷吐着。是啊 ,我见到城市在燃烧。

“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 ?”我问躺在我身旁的人。

“本多夫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。”

我凝视着我面前的那些窗户 ,时而看着顶棚。顶棚还完整无损、洁白、光滑 ,边缘装饰着古典式的狭长花纹 ,但是在所有的学校里 ,美术教室的顶棚都装饰有这种古典式的花纹 ,退一步讲 ,至少在那些古老的文科中学里是这样的。这是十分明显的。

此时我不得不承认 ,我现在是躺在本多夫一所文科中学的美术教室里。本多夫有三所文科中学 :“腓特烈大帝 ”中学、阿尔贝特中学和——也许用不着我讲——最后的一所 ,这第三所就是阿道夫·希特勒中学。在“腓特烈大帝 ”中学 ,楼梯正中挂的老弗里茨画像难道不是特别绚丽多彩、特别漂亮、特别巨大吗 ?我在这座学校里呆了八年长时间 ;可在其他一些中学里为什么就不能把这幅像挂在同样的地方 ,同样引人注目和显而易见 ,让人一上楼梯就一眼看到呢 ?

我此时听到外面的重炮射击声。若是没有这种声音 ,几乎可以说是寂静的 ;只不过火焰有时在喷吐和吞噬 ,在黑暗中间不知哪个地方的房架坍塌下来。大炮安详而有规律地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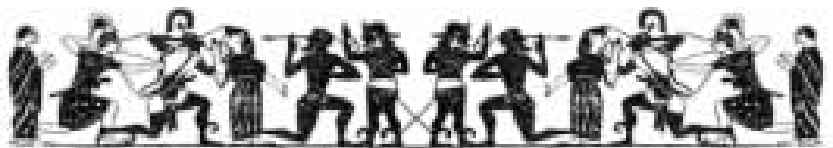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— 远 —



鸣,我在考虑,多么好的大炮呵!我知道,这种想法是可鄙的,但我却这样想。我的上帝,大炮是多么使人感到慰藉,觉得舒适:阴沉、粗犷,简直是一架声音温柔、精美雅致的风琴。不管怎样也是高雅的。就是它在轰击时,我觉得它也显得高雅。很适合战后把它放进美术教材里……之后,我想到,若是碑顶竖着更大一些的金色铁十字,装饰有更大一些的花环的战士纪念碑,再举行一次落成典礼时,它上面又该有多少个名字呵!我猛然忆起,现在我要真的是在我的母校,那战士纪念碑上应该有我的名字,是雕刻在石头上的,在校史上,我的名字的后面应有这样的话:“从学校到战场,献身于……”

可是我还不知道献身于什么,也不知道我是在自己的学校里。我现在一定得把这一点搞清楚。战士纪念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、引人注意的标志,它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现成东西,哪儿都能弄到,真的,从任何一个中心点都能弄到……

我注视着美术教室,可是他们把画像都摘掉了,在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凳子,窗户都是高而狭长,以使室内光线充足,一间美术教室向来都是这样的。但我从这些凳子、这些窗户上能看出什么呢?我的心在告诉我,什么也看不出来。假如我现在果真是在我呆过八年的窝里的话,那么我的心是不会什么也不说的。八年来,我在那里画过美术老师置放于画几上细长的、精致的、罗马式的玻璃花瓶的仿制品,练习过各种各样的字体:圆体字、古体字、罗马体、意大利体。在整个上学期间,再没有比美术课更令我仇恨的了,整个钟头是那样无聊透顶,没有一次我可以画完一个花瓶,写成像样的字体。现在在这令人气闷、无聊的四面墙里,我的咒骂在哪儿?我的仇恨在哪儿?我什么也讲不出来,我沉默地摇了摇头。



我总是擦橡皮 ,总是削铅笔 ,擦.....什么也没有.....

我不大清楚我是怎么受伤的 ,我只记得我的两只胳膊不能动弹 ,右腿也动不了 ,只有左腿还能动弹点 ,我想 ,他们定是把我的胳膊都绑在身上了 ,绑得那么紧 ,一动都不能动。

我将第二支烟吐在草垫之间的过道上 ,想法活动活动我的胳膊 ,可是太疼了 ,痛得喊叫起来 ,我持续地喊叫下去 ,喊叫总是件舒服的事 ,我也发起火来 ,因为胳膊不会动弹。

医生走到我的面前 ,他摘下眼镜 ,眯缝起眼睛看着我 ,他什么也没有说 ,在他后面站着那个给我送水的救火队员。他与医生耳语了几句 ,医生戴上了眼镜 ,这样在厚厚的镜片后面 ,我看清了他的大眼睛和轻轻颤动的瞳孔。他长时间地看着我 ,看得那么久 ,令我只好移开目光 ,他轻声地说 : “马上就轮到你了..... ”

他们把躺在我身旁那个人抬了起来 ,抬到黑板后面 ,我看着他们。他们早将黑板卸下 ,排了起来 ,在黑板和墙中间留一个门 ,挂了一条床单 ,里面亮着刺眼的灯光.....

什么也听不到 ,直到床单被掀开 ,那个躺在我身旁的人被抬了出来 ,抬担架的人带着疲惫、无动于衷的表情 ,拖着步子将他抬出门去。

我又闭起眼睛在想 : “你一定要弄清楚 ,你受了什么伤 ,你是不是在自己的学校里。”

这周围的一切都令人感到冷漠、无动于衷 ,就像他们抬着我穿过一所死城的博物馆 ,穿过一个使我同样感到无动于衷和陌生的世界似的 ,就算我的眼睛熟悉他们 ,但也仅仅是眼睛熟悉。这绝不可能是真的 ,三个月之前我还坐在这里 ,画花瓶 ,写美术字 ,休息的时候拿着我的奶油果酱面包下楼 ,经过

— 愿 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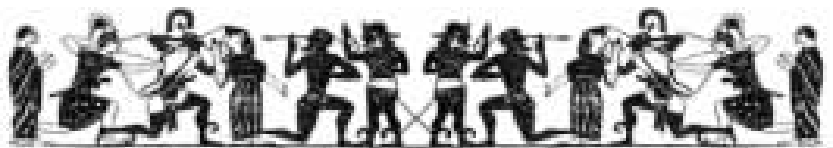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尼采、赫尔墨斯、多哥、凯撒、西塞罗、马克·奥勒留，慢慢地来到挂着美狄亚的一楼走廊，然后走到门房毕格勒尔那儿去，在他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喝杯牛奶，甚至在那儿还敢抽支烟，虽然是禁止吸烟的。肯定无疑，他们一定将躺在我身旁的那个人抬到下面停放死尸的地方去了。死尸或许就停放在毕格勒尔那间灰暗的小屋里，从前那间小屋里净是热牛奶、灰尘和毕格勒尔质地低劣的烟草味道……

终于抬担架的人又进来了，现在他们将我抬进黑板后面。我又摇摇晃晃地从门旁经过，但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肯定会看到的东西了：门的上方过去曾一度挂过一个十字架，那时学校还叫“托马斯中学”。那时候，他们将十字架拿了下来，可是墙上留下的深黄色崭新的十字架痕迹，十分清晰、显眼，大约比原挂在上面的那个色彩暗淡的小十字架还要清楚得多；十字架的痕迹干净而又漂亮地留在褪色的粉刷石灰的墙上。那时，他们恼火地把整个墙都刷了一遍，可是不管用，刷墙的人没有把颜料选对，整个墙成了玫瑰色的，可十字呈褐色，依然清晰在目。他们咒骂，可是不顶事，十字仍在那里，在玫瑰色的墙上，呈褐色，清清楚楚。我想，他们的颜料费都已经用光了，无法再折腾了。现在这个十字还留在这儿，如果是人们仔细一点看的话，甚至还能在右边的横梁上看到一条很清晰的支架的痕迹，一根黄杨木在那挂了一年多了，这还是毕格勒尔夹上去的，当时还允许在学校里挂十字架……

这一切都是我在瞬间想到的。我从门旁被抬到黑板后，这里的灯光十分刺眼。

我躺在手术台上，在灯泡的明亮的玻璃上面，我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自己，细小、苍白、一个狭小、土色的小包裹，如同是

— 怨 —



一个异常柔弱的胎儿。上面的我竟是这副模样。

医生转过身去，他站在一张桌子旁边，挑选手术器械，救火队员站在黑板前面，朝我微笑，这是露出疲倦和悲哀的一种微笑，他那满脸胡子和龌龊的面孔仿佛是睡不醒似的。从他的肩膀旁望去，我在肮脏的黑板上看到了些什么，这让我的心自来到这陈尸所之后第一次有所触动，在我心房中某个神秘的地方，我深深而且又恐怖地感到惊愕，我的心急速地跳动起来，在黑板上就是我的笔迹，最上边那几行。我认识我的字，这比照镜子更糟糕，更清楚。现在我无法怀疑我的笔迹的真实性了。另外，其他的一切，不管是美狄亚还是尼采，不管是提那利山区人的侧面像还是多哥的香蕉，甚至门上方的十字架都并不是证据，因为在另外的学校里都有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我无法相信在其他学校的黑板上会有我亲笔写下的一段铭文。现在这句铭文还在上面。那时候，仅仅在三个月之前，在绝望的生活里，我们都不得不要写的那句碑铭：过路人，你到斯巴……

噢，黑板太短了，美术老师骂了我许久，因为我没有把位置安排均匀，而且字也写得过分大了。他摇了摇头，用同样大小写了：过路人，你到斯巴……

医生悄悄地把救火队员叫到身边，这样我才看到整个碑铭了，它只差一点就全了，因为我把字写得过分大了，占的地方太多了。

这句铭文写了七遍：用尖角体、古体、罗马体、圆体、斜体和意大利体，清楚而工整地写着：过路人，你到斯巴……

我觉得我左边大腿上挨了一针，便猛地颤动了一下，我想支撑使自己能够坐起来，但是这不能够，我向自己的下半身望



去 ,看到他们已解开了绷带 ,我没有右腿了 ,胳膊也没有了 ,我一下子就摔了下来 ,我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住自己 ;我喊叫起来 ,医生和救火队员发怔地望着我 ,医生只是耸了耸肩膀 ,继续推他的针头 ,针头缓慢而平稳地推了进去 ,我想再次看看黑板 ,但是救火队员却站在我的身旁靠得非常近 ,完全遮住了黑板 ,他紧紧地按住我的肩膀 ,我闻到他那身油腻制服的肮脏而又发霉的味道 ,看到他那疲倦而又悲哀的面孔 ,终于我认出了他 ,这是毕格勒尔。

“ 牛奶。 ”我轻声地说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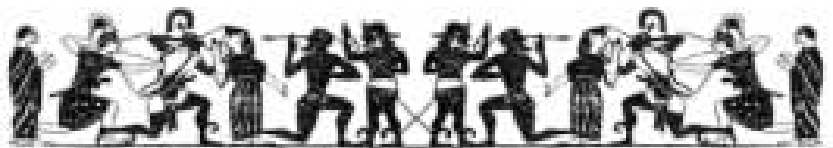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朝夕如斯

〔德〕亨·伯尔

一直到中午他才想了起来，可以把送给安娜的圣诞节礼物寄放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。他庆幸自己想到了这个主意，这样就用不着马上回家了。自从安娜和他吵架后，他就害怕回家，只要一踏进家门，她那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上。本来，结婚后的两年中，一想到回家他就觉得非常开心。他喜欢和安娜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聊天，然后再一起上床。尤其是入睡前的那段时间，更是他的最爱。安娜比他早一点入睡，因为这时候她总是很疲倦——于是，他便静静地躺在她身边，聆听着她的呼吸。有时候，外面坡路上会有汽车灯光射进屋来，照在天花板上，等汽车上了坡，灯光又从天花板上扫了下来，黄色的亮光把正在熟睡的妻子的轮廓照在墙上。汽车过去以后，房间里面又暗下来，只有路边柔和的煤气灯光，把窗帘上一圈圈的花纹淡淡地照映在天花板上。他最喜欢一天当中的这段时间，他会感觉到紧张的一天工作、繁忙就这样悄悄地结束了，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进入梦乡。

但是现在，他却在行李寄存处前面晃来晃去，那只装着礼物的纸板箱仍然摆在那里，旁边是个红皮箱和一个带套的瓶子。从月台上下来的行李车空空荡荡的，只是落满了雪，像一张白纸一样地钻进售票处，在灰色的水泥墙后面消失，刚才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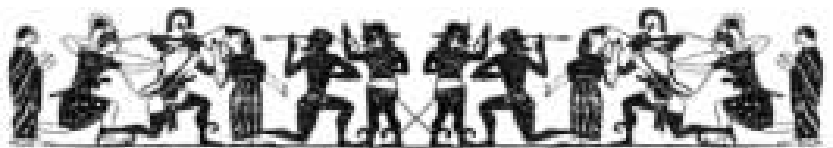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— 100 —



待他的那个人走过来和站务员搭讪道：“这才叫过圣诞节嘛，下雪了，孩子们该多开心啊。”站务员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取货单一张张地套在铁钉上，数数抽屉里的钱，又怀疑地朝布莱尼希看了看。布莱尼希从衣袋里拿出取货单，塞了进去，他已经是第三次这样做了。站务员怀疑的目光让他感到不安，他转过身走回到了出口处，站在那儿望着空空荡荡的广场。他喜欢雪，喜欢冷天，小时候总爱大口大口地呼吸冷空气。他扔掉烟头迎风站着，风吹过来了，无数的雪花漫天飞舞。布莱尼希睁着眼睛，他喜欢让雪花一片片地落在眼睫毛上，然后化成水，顺着脸颊流下来。一个女孩从他身边匆匆忙忙地走过，他看见那女孩穿过广场的时候，雪花落满了她绿色的帽子上。等她到了电车站头，他才发现，她手里拎着刚才摆在他纸板箱旁边的那口红皮箱。

人或许不应该结婚，布莱尼希想。他们祝贺你，送鲜花给你，给你发些无聊的电报，然后又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呆着。他们问你东西都办齐了没有，连厨房里的东西都问，从盐罐一直追问到炉灶，最后还得问问调料瓶是否装满了。他们还要计算一番你是不是能养得起一个家，可究竟什么是家，却没人会告诉你。他们送给你鲜花，二十束鲜花，那香味儿跟葬礼上用的花没什么两样。到头来家里的瓶瓶罐罐被摔个粉碎，你又得独自孤零零地呆着。

一个男人从他身旁走过去，那人喝醉了。布莱尼希听见他嘴里在哼“过了一年又一年”。他没有回过头去，后来才看见那人拎着那个带套的瓶子。他知道，现在行李寄存处只有那只装着礼物的纸板箱孤零零地摆在上面了。纸板箱里有一把伞，两本书，还有一只巧克力做的钢琴，有一本词典那么大



小,白键是杏仁糖做的,黑键是核桃糖做的。售货员说,那种巧克力可以保存半年——可能我结婚太早,他想。可能应该再等一等,等安娜变得不那么一本正经,而我自己变得更成熟一些。但是他知道,他自己已经够成熟的了,安娜也并不认真得太过分。正因为这样他才爱她的。为了享受睡前的那一个小时,他放弃了看电影、看戏和跳舞。为了享受睡前的那一小时,他也曾好几次忘记赴约。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时,他沉浸在虔诚、安宁的感觉之中。这时候,他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叨一句已经记不太清楚的话:“上帝创造了地球和月亮,让它们分别主宰白天和夜晚,分出光明和黑暗,上帝看到觉得这样很好,朝夕如斯。”他曾想到要翻一翻安娜的那本圣经,查一查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说的,可总是忘记。他觉得上帝创造白天和夜晚至少同创造鲜花、动物和人一样伟大。

他喜欢入睡前的那一段时光,胜过喜欢其他一切。但自从安娜不再理睬他,她的沉默就重重地压在了他的心头。只要她说一声“天冷了……”,或者“要下雨了……”,他都会解脱的——哪怕是说一声“是”或“不”,甚至比这些更无聊的词,他都会觉得高兴,回家也就不再是那么可怕难受了。可是,她的脸有时候看上去简直像石头一样冰冷。这时候,他会突然想到,她老了以后是什么模样。他害怕了,突然觉得自己往前迈了三十年,仿佛走进了一片沙漠似的未来。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,脸上和自己认识的许多人一样,布满了皱纹,神情吊滞,而且面带怒容。

虽然认识她才三年,但是他知道她小时候的样子,知道她十几岁的时候捧着书本,充满幻想地坐在灯下的样子,眉毛下面那双黑黑的双眸是那么认真,那么专注,嘴巴还微微地张

— 源 —

